

《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

荣获英国侦探小说“金匕首”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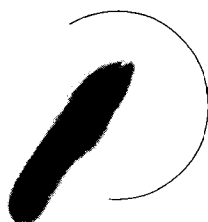
CRUEL & UNUSUAL

女法医探案集

斯卡佩塔，一位荣获全美最佳侦探奖的女法医
她的故事，已被翻译成31种文字，在34个国家和地区流传
今天，她来到了中国……

失落的
指纹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著 严韵/译



【女法医 | 探案集】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著 严韵 译

失落的指纹

南海出版公司

200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失落的指纹/ (美) 康薇尔著; 严韵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1

ISBN 7-5442-2366-3

I. 失… II. ①康… ②严…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898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2-162

CRUEL & UNUSUAL

Copyright ©1993 by Patricia Cornwel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3 by Nan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 (南海出版公司)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HILUO DE ZHIWEN

失落的指纹

著 者	(美) 帕特丽夏·康薇尔
译 者	严 韵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策划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严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442-2366-3/I·500
定 价	19.80 元

其实这些尸体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去听而已。死人告诉我们的话往往是最可贵的。因为这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教训，若是学会听死人说话，就可以多懂得许多事情。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



楔 子

（一个死刑犯在春街监狱的沉思）

两星期后是圣诞节，4天后什么也不是。我躺在铁床上瞪着我脏兮兮的赤脚和缺了座垫的白色马桶，蟑螂从地板上爬过的时候我已经不会再惊跳起来了。我注视它们，就像它们注视我一样。

我闭上眼，缓缓呼吸。

我记得在大热天里铲稻草，但赚到的钱和白人的生活比起来，等于一分也没赚。我梦想着烤锡罐里的花生，还有像吃苹果一样地吃着当令的西红柿。我想像着在那我发誓一定要离开的，没有未来的地方，我开着小货车，脸上汗光淋漓。

我上个厕所、擤个鼻涕，或抽个烟，守卫都要做笔记。没有时钟。我永远不知道天气如何。我睁开眼睛，看见一堵无边无际的空白墙面。一个人快死的时候应该会有什么感觉？

就像一首很悲伤、很悲伤的歌。我不知道歌词，我记不得了。他们说事情发生在9月，那时的天空就像知更鸟的蛋，落叶红似火。他们说城里有只失控的野兽，现在又少了一个神智健全的人。

杀了我也无法杀死那头野兽。黑暗是他的朋友，血肉是他的盛宴。当你以为够安全、不用再小心的时候，正是你应该开始小心的时候，老兄。

一项罪恶引向另一项罪恶。



把龙尼·乔·华德尔的沉思内容装在皮夹里带来带去的那个星期一，我一整天都没看到太阳。早上我开车上班的时候天还是黑的，当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天也已经黑了。车前大灯的灯光里有小雨滴在旋舞，夜色苦寒，雾气阴沉。

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眼前出现了弗吉尼亚州的农田和阳光下逐渐成熟的西红柿。我想像一个年轻黑人坐在小货车火热的驾驶坐上，不知那时候他的脑中是否充满了杀意。华德尔的沉思登在《里士满时报——快讯》上，我把剪报带去上班，以便把它加进他那份日渐增长的档案。但当天的事务让我分了心，于是他的沉思还留在我的皮夹里。我已经读了好几遍，我想是因为我十分好奇诗意和残忍竟然可以并存在同一颗心灵里。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处理账单，写圣诞卡，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跟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公民一样，每当有死刑犯排定处决日期的时候，我都是从媒体上得知是否要进行所有的上诉，或者州长有没有给予特赦。新闻会决定我接下来是上床睡觉，还是开车到城里的停尸间去。

将近10点钟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猜想可能是我的副主任或者是其他部属，他们跟我一样，今晚的行程都还在未定之列。

“喂？”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声说，“我想找凯·斯卡佩塔？呃，



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

“我就是。”我说。

“哦，很好。我是亨利哥郡的乔·特伦特警探，从电话簿里查到你的电话。抱歉打电话到你家里打扰你。”他听起来很紧张。“但我们碰到些状况，真的很需要你帮忙。”

“出了什么问题？”我边问边神经紧绷地盯着电视，正在播广告。我希望不要有什么现场需要我去处理。

“今晚稍早的时候，一名13岁的白人男孩走出北区的一间便利商店之后被绑架。他头部中弹，另外也可能受到某些性侵犯。”

我心直往下沉，伸手去拿纸笔。“尸体在哪里？”

“他在本郡帕特森大道上一家杂货店后面被人发现的。我是说他还没死，目前昏迷不醒，但天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我了解这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因为他还没死。但他身上有些伤口真的很怪，我从来没见过那种类型。我知道你看过很多种不同的伤口，也许你能知道这些伤口是怎么造成的，又是为了什么。”

“形容给我听。”我说。

“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他的右大腿内侧，你知道，很靠近胯下的地方；另一个是在他右边的肩膀，很大块的皮肉没有了——被切掉了，而且这些伤口边缘四周还有奇怪的割痕和刮痕。他现在在亨利哥医院。”

“你们有没有找到被切掉的组织？”我的思绪飞掠过其他案件，寻找着类似之处。

“还没有。我们的人现在还在搜索，但攻击可能是发生在车里的。”

“谁的车？”

“嫌犯的。那孩子在杂货店的停车场被人发现，离他最后出现

的那间便利商店足足有三四英里^①远。我想他可能是上了某个人的车，或许是被强迫的。”

“你们有没有在医生治疗他之前拍下伤口的照片？”

“有，但医生也还没做什么处理。因为被割掉的皮肤组织面积太大了，他们得做皮肤移植——完整的移植，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这能给你一些概念的话。”

这给我的概念是他们已经清除了伤口的腐肉，给他的静脉注射抗生素，准备做臀部皮肤移植。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已经破坏了伤口周围的组织并加以缝合的话，那么就不会剩下多少东西让我看了。

“他们还没有缝合他的伤口？”我说。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要我去看一下吗？”

“这样就太好了。”他如释重负地说，“你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伤口。”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

“明天就行了。”

“好。几点？愈早愈好。”

“8点整？我在急诊室门口等你。”

“我会准时到。”我说。新闻主播严肃地盯着我。我挂上电话，伸手拿遥控器调高音量。

“……尤金妮亚？请你告诉我们州长那里是否有消息？”

镜头转到弗吉尼亚州立监狱，两百年来全州最凶恶的罪犯全都关在这市区边缘，詹姆士河旁一段满是岩石的地带。举着标语的示威者以及热烈拥护死刑制度的人聚集在夜色中，在电视的强

^① 1英里=1.61公里。



力照明下，脸色显得很难看。有些人正在大笑，令我心寒之至。一个年轻貌美、身着红色外套的记者填满了画面。

“如你所知的，比尔，”她说，“昨天在诺林州长的办公室和州立监狱之间设立了一条专线。目前仍然没有消息，这件事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传统上，州长不打算干预的时候就会保持沉默。”

“现在那里情况如何？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吗？”

“是的，比尔。我估计站在这里守夜的人有好几百个。当然，州立监狱本身几乎是空的。除了几十个人之外，其他的受刑人都已经移送到格林斯威尔的新监狱去了。”

我关上电视，不到一会儿功夫便开着门已锁好，收音机响着的汽车出发了。疲惫之感像麻醉药一样渗进身体内。我觉得阴郁麻木。我怕执行死刑，怕等着别人死，然后用解剖刀划开跟我身体一样温暖的血肉。我是个有法律学位的医生，受过专业训练，知道什么让人生，什么让人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经验变成了我的导师，打击着我原本的理想主义和理性分析。当一个肯用大脑的人被迫承认很多陈腔滥调其实所言不虚的时候，是很令人气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消龙尼·乔·华德尔所做的事。

他被判死刑已达9年。案子的被害人不是我经手的，因为她遇害的时候我尚未接任为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也还没有搬到里士满来。但我读过她的纪录，非常清楚案件里每一个残忍的细节。10年前的9月4日早上，在第八频道当新闻主播的罗比尼·纳史密斯打电话到电视台请病假。她出门去买感冒药，然后回家。隔天，她被人发现赤身裸体、伤痕累累地陈尸在客厅里，尸体靠在电视上。药柜上采到一枚染血的大拇指指纹，稍后查出是龙尼·乔·华德尔的。

我将车子开进停尸间后方的停车场，那里已经停了几辆车。

我的副主任费尔丁已经到了，还有行政人员本·史蒂文斯和停尸间的管理员苏珊·斯多瑞。隔间的门开着，屋里透出的灯光微弱地照在柏油地上，一名州政府大厦的警员坐在他惹人注目的车里抽烟。我停车的时候，他下车走了出来。

“隔间的门开着安全吗？”我问。他又高又瘦，满头白发。虽然我以前跟他交谈过很多次，但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目前看起来没问题，斯卡佩塔医生。”他说着拉起厚重尼龙夹克的拉链儿。“这附近没看到想找麻烦的人。但等监狱的人一到我就会把门关上，不让别人打开。”

“好，只要你会守在这里就行。”

“会的，女士，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们也会再派两名警察过来，以防发生什么问题。我猜你也在报上看到，有人联名向州长请愿。今天稍早的时候，我还听说有些远在加州的慈善人士在绝食抗议。”

我向空荡的停车场四周和中央街看了看。一辆车快速驶过，车轮在潮湿的路面上喇啦作响。雨雾中街灯一片朦胧。

“我才不干这种事，叫我为华德尔少喝杯咖啡都不行。”警员用手圈住打火机，然后开始吞云吐雾。“想想他对那个纳史密斯女孩做的事。我记得在电视上看过她。嗯，我对女人的喜好跟咖啡一样——又白又甜。但我得承认，她是我看过最漂亮的黑女孩了。”

我才刚戒了两个月的烟，现在看到别人抽烟还是很让我抓狂。

“老天，差不多有10年了吧。”他继续说下去，“我可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引起多大的骚动。那是这里发生过的最糟的案子之一，让人还以为是只大灰熊抓住了——”

我打断他的话，“你会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们吧？”

“是的，女士。他们会用无线电告诉我，我会跟你们说。”他



回到车上去。

停尸间里的日光灯把走廊漂得苍白，除臭剂的味道重得令人生厌。我走过丧葬人员签收尸体的小办公室，然后是 X 光室，再来是冷冻室，那其实是一间冷冻的大房间，有双层的带轮推床以及两扇钢制的巨门。解剖室里灯火通明，不锈钢桌擦得锃亮。苏珊在磨一把长刀，费尔丁在给那些装血的试管贴上标签。他们两个看来都跟我的感觉一样，又疲倦又无精打采。

“本在楼上的图书室里看电视。”费尔丁对我说，“如果有什么新发展他会告诉我们。”

“这家伙得到爱滋病的机会会有多大？”苏珊讲起华德尔好像他已经死了似的。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戴两层手套，采取跟平常一样的防护措施。”

“如果他得过的话，我希望他们会说一声。”她仍抓着这个话题不放。“你知道，他们只管把这些犯人送进来，对这类事情都马虎处理。我不认为他们会在乎犯人是不是 HIV 带原者，因为反正这又不是他们的问题。验尸的人又不是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会被针戳到。”

近来，苏珊对于诸如辐射、化学物质、疾病等的职业危险愈来愈疑神疑鬼。我不怪她，她已经怀了几个月的身孕，尽管外表看不太出来。

我套上塑料围裙，回到更衣室去穿上绿色制服，用靴套罩住鞋子，拿出两包手套。我检视着放在三号桌旁的手术车。每样东西都标上了华德尔的名字、日期，还有验尸编号。如果诺林州长在最后一分钟插手，那么这些贴了标签的试管和纸箱都会作废。龙尼·华德尔的名字会从停尸间的纪录上删去，他的验尸号码会轮到下一个被送进来的人。

晚上 11 点本·史蒂文斯下楼来，对着我们摇摇头。我们全都抬头看钟没说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那个警员手中握着无线电走了进来。我终于想起来他姓兰金。

“他在 11 点 5 分宣告死亡。”他说，“差不多 15 分钟后会到。”

救护车倒车进入隔间的时候发出哗哗的警告声，后车门一开，跳出来的警卫多得足以控制一场小型监狱暴动。其中 4 人将放着龙尼·华德尔尸体的担架拉出来，抬着走上斜坡道直接进停尸间。金属喀哒作响，脚步来回移动，我们全都让出一条路。他们懒得将担架腿拉开，便直接将担架放到铺着磁砖的地板上推着走，像是装了轮子的雪橇，上面的乘客被绑住，身上覆盖一条沾了血迹的床单。

“流鼻血。”我还没来得及问，其中一名警卫便自动提供了答案。

“谁流鼻血？”我询问，注意到他的手套上有血。

“华德尔先生。”

“在救护车上？”我感到困惑，因为华德尔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应该已经没有血压了。

但那名警卫忙着别的事没有回答我，得等一下才能知道了。

我们把尸体移到放在磅秤上的带轮推床。好几只手忙着解开带子、掀起床单。解剖室的门悄然关上，监狱警卫来得急，去得也快。

华德尔死了 22 分钟。我可以闻到他的汗水、脏兮兮的赤脚，还有淡淡的皮肉烧焦味。他的右裤管卷到膝盖上方，小腿的灼伤处包着死后才包上去的干净纱布。他是个强壮有力的大块头。报纸称他是温和的巨人，有着一双灵性眼睛的诗意龙尼。然而他曾经用我现在看到的这双大手、粗壮的双肩和臂膀，夺去了另一个



人的生命。

我拉开固定住他浅蓝斜纹布衬衫的尼龙搭扣，一面脱他的衣物，一面检查各个口袋。搜寻个人物品只是个形式，通常不会找出什么。囚犯上电椅的时候是不准携带任何东西的，所以当我在他的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找到看来像是一封信的东西时非常惊讶。信封完好没有打开过，正面用粗黑的大写字体写着——

极度机密
请与我一起埋葬!!

“把信封和里面的东西复印一份，然后把原件和他的个人物品一起交上去。”我说着把信封交给费尔丁。

他把信封塞到夹在写字板上的验尸表格下，咕哝着说：“老天，他的块头比我还大。”

“真难相信还会有人的块头比你大。”苏珊对这位热衷健身的副主任说。

“还好他刚死没多久。”他加上一句，“否则我们可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了。”

肌肉纠结的人死去数小时之后，会变得跟大理石雕像一样难以处理。华德尔还没有开始变硬，身体仍然如生前般柔软，仿佛只是睡着了而已。

要合我们三人之力才能把他搬到解剖台上，脸朝下。他有 259 磅^①重，双脚突出于桌外。我正在量他腿上的灼伤痕迹时，通到隔间的对讲机响了。苏珊过去看看是谁，没一会儿皮特·马里诺组长便走了进来，防水短外套的扣子没扣，衣带的一端拖在地上。

^① 1 磅 = 0.45 公斤。



“他小腿肚上的灼伤痕迹是 4×1 、 0.25×2.38 。”我对费尔丁口述，“表面干燥、收缩、起泡。”

马里诺点起一根烟。“那些人正在为他流血的事大惊小怪。”他说，看起来很心神不宁的样子。

“他的直肠温度是 40 度。”苏珊把化学温度计拿出来的时候说：“时间是 11 点 49 分。”

“你知道他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吗？”马里诺问。

“有一名警卫说他流鼻血。”我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们得把他翻过身来。”

“你有没有看到他左手臂内面的这个地方？”苏珊让我注意到一处擦伤。

我在强光下用放大镜检视了一下。“我不知道，也许是绑他的带子造成的。”

“他右手臂上也有。”

我看了一下，同时马里诺则边抽烟边注视着我。我们把尸体翻过来，用东西垫在肩膀下。一股血从他的右鼻孔流了出来。他的头发和下巴都被剃成长短不齐的毛渣。我切了一道 Y 型切口。

“这里可能会有些擦伤。”苏珊看着舌头说。

“把它切下来。”我把温度计插进肝脏。

“老天。”马里诺屏住气息说。

“现在？”苏珊的解剖刀摆好了位置。

“不是，先给他头上的灼伤拍照。我们需要测量那些伤痕，然后把舌头切下来。”

“该死。”她抱怨道，“上次是谁最后用相机的？”

“抱歉。”费尔丁说，“抽屉里没有底片了，我忘了。顺带一提，保持抽屉里有底片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肯告诉我抽屉里没底片的话，就会有所帮助的。”



“女人的直觉不是应该很强烈吗，没想到我需要告诉你。”

“我把他头上这些灼伤都量好了。”苏珊不理他的话，向我报告。

“好。”

苏珊念出测量出的数字，然后开始切舌头。

马里诺从桌旁退开。“老天，”他又说了一遍，“这种事每回都让我受不了。”

“肝脏温度是 40.5 度。”我向费尔丁报告。

我抬头瞥了时钟一眼。华德尔已经死了 1 个小时，并没有凉掉多少。他的个子很大，而且电刑会使人体温度升高。我解剖过个子比较小的男人，其头部温度有高达 43 度的。华德尔的右小腿至少就有这个温度，摸起来烫烫的，肌肉完全处于强直性痉挛状态。

“边缘有一点擦伤，不过没什么严重的东西。”苏珊向我指出。

“他有没有用力咬舌头，咬到足以流出那么多血的地步？”马里诺问我。

“没有。”我说。

“唔，他们已经在外面小题大作了。”他提高了声音，“我想也许你会想知道。”

我停下动作，解剖刀靠搭在桌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是他的死刑证人。”

“对，我跟你说过。”

每个人都看着他。

“外面有麻烦。”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单独离开这栋建筑。”

“什么样的麻烦？”苏珊问。

“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从今天早上开始就在春街监狱晃来晃去。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华德尔流血的事，救护车载走他的尸体后，他们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像一群僵尸似的。”



“他开始流血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费尔丁问他。

“哦，有。他们电了他两次。第一次他发出很大的嘶嘶声，好像电热器冒出蒸汽一样，然后血就从他的罩脸布下流了出来。他们说电椅可能有点失灵。”

苏珊启动斯特莱克电锯来切割头骨，没人跟那嗡嗡的嘈杂声竞争，我继续检查器官。心脏很健康，冠状动脉的情况好极了。电锯停下来，我继续向费尔丁口述。

“测出重量了吗？”他问。

“心脏重 540 克，左上叶到主动脉弓之间有一处黏连。甚至找到了 4 个甲状旁腺，如果你还没记下来的话。”

“记下来了。”

我把胃放到切割板上。“几乎成管状。”

“你确定吗？”费尔丁靠过来看，“真怪，个头这么大的人一天至少需要 4000 卡路里。”

“他没吃进这么多热量，至少最近没有。”我说，“他的胃里完全没有东西，干干净净。”

“他没吃他的最后一餐？”马里诺问我。

“看起来不像是吃过。”

“死刑犯通常会吃吗？”

“会，”我说，“通常会。”

我们在凌晨 1 点完成解剖，跟在殡仪馆的人后面走到隔间，灵车等在那里。我们走出建筑物，黑夜里闪动着红色和蓝色的灯光。无线电对讲机的静电干扰声在湿冷的空气中飘荡，车子引擎发出咆哮声，围绕着停车场的钢丝网护栏外是一圈火光。男女老少静静地站着，摇曳的烛火映着脸庞。

殡仪馆的人很快将华德尔的尸体推进灵车，关上车门。

有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然后蜡烛突然像流星暴雨一



般纷纷飞越过钢丝网护栏掉落在地上。

“这些该死的神经病!”马里诺叫道。

烛芯燃出橙色的亮光,柏油路面上满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小小火焰。灵车匆忙开动,倒车出去。闪光灯一阵乱闪。我看到第八频道的新闻采访车沿着中央街的人行道旁开。身穿制服的警员忙着踩熄蜡烛,朝护栏移动,命令所有人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不想让这里发生任何状况。”一位警官说,“除非你们当中有人想在拘留所过夜——”

“屠夫。”一个女人尖叫。

其他的人也叫喊起来,伸手抓住钢丝网护栏摇动着。

马里诺连忙送我到车旁。

规律的叫喊声很响,像是来自原始部落的吟诵。“屠夫,屠夫,屠夫……”

我紧张地摸索钥匙,钥匙串掉在地上,我一把抓起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一支。

“我陪你一起回去。”马里诺说。

我将暖气开大,但身体暖不起来。我检查了两次以确定车门上了锁。黑夜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是亮着和暗着的窗户组成了奇怪的不对称圆形,我的视线边缘有阴影移动。

我们在我家厨房里喝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我的波本喝完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这种玩意儿。”马里诺粗鲁地说。

“吧台里有什么你就尽管倒。”我告诉他。

“我会咬牙熬过去的。”

我不太确定要怎么样转移话题,而且马里诺明显地不打算让我好过。他的神经绷得很紧,脸色发红。一绺绺散落的灰发贴在他潮湿、微秃的头上,烟一根接一根抽个不停。